

大国海洋



战略译丛

印度二十一世纪海军战略

[美] 詹姆斯·R. 福尔摩斯

[美] 安珠·C. 温特 ◎著

鞠海龙 ◎译

[美] 吉原恒淑



人民出版社

印度二十一世纪海军战略

[美] 詹姆斯·R. 福尔摩斯

[美] 安珠·C. 温特 ©著 鞠海龙 ©译

[美] 吉原恒淑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敬文
封面设计:肖 辉 孙文君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印度二十一世纪海军战略/(美)詹姆斯·R.福尔摩斯,(美)安珠·C.温特,
(美)吉原恒淑 著;鞠海龙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8
ISBN 978-7-01-016562-2

I. ①印… II. ①詹…②安…③吉…④鞠… III. ①海军战略-研究-印度-
21 世纪 IV. ①E3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84171 号

India Naval Strateg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ames R.Holmes, Andrew C.Winner and Toshi Yoshihara
Routledge 2009

印度二十一世纪海军战略

YINDU ERSHIYISHIJI HAIJUN ZHANLÜE

[美]詹姆斯·R.福尔摩斯 [美]安珠·C.温特 [美]吉原恒淑 著 鞠海龙 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

字数:237 千字 印数:0,001-4,000 册

ISBN 978-7-01-016562-2 定价:3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本书为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共建开行—华东师大国际关系与
地区发展研究院第3期科研委托项目《“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成果

丛 书 主 编：
吴征宇

编委会成员：
徐弃郁 李 晨 马 骏 邱立波

C 目 录

第一章 重焕生机.....	1
第二章 印度海洋身份认同的逻辑.....	9
印度是否有可用的海上经历?	9
印度战略思想的影响因素——大杂烩还是满汉全席?	13
印度战略文化终归何处?	15
印度的思维地图包括海域吗?	22
佛教学说、甘地精神和印度的软实力观念.....	25
考底利耶：印度的马基雅维利.....	29
印度的向陆世界观	35
崭露头角的向海世界观?	37
英国的遗产	43
什么能将印度海洋身份认同向海拓展?	51
第三章 印度战略	57
——以美国为鉴	
美国昔日的魅力	59
尼赫鲁借鉴门罗主义	66
门罗主义是(不是)什么?	72

“罗斯福推论”	74
印度的未来:搭便车者、治安官还是铁腕强人?	78
结语:为什么是门罗主义?	89
第四章 海权之法则	92
——印度海上学说及战略	
海洋对国家安全目标的贡献	101
印度大战略与海上战略	109
第五章 印度的常规海军实力	116
财政资源	116
印度海军的部队结构——当前的和规划中的	121
插曲:印度海军的航空部队能够支撑什么样的“门罗主义”?	124
其他实力	127
采购计划所面临的挑战	132
行动和演习	135
联合协作、跨机构协作及联盟协作	137
第六章 印度海上核战略与核力量	140
核起源和核学说	140
印度海军对核角色的兴趣	141
现有核力量	142
未来核力量	144
未来海上核力量结构要求	148
第七章 美国海上战略与印度	153
——海洋协议之基?	
纳入美国海上战略	155
机构利益交汇	157
制定方案	159
战略性紧急任务	161
核心能力范围扩大	162

执行优先事项·····	163
在印度洋执行海上战略·····	165
东南亚·····	170
关于美国海上战略的印度观点·····	174
为时尚早·····	176
结语:不要指望同印度发展“天然”联盟或伙伴关系·····	178
第八章 中国转向印度洋海域·····	180
中国在印度洋海域的能源安全问题·····	183
关于印度海权的中国观点·····	187
中国应对印度洋紧迫需求:发挥软实力·····	196
中国应对印度洋紧迫需求:立足岛屿·····	200
中国印度洋海军雄心的战略性决定因素·····	206
作战及部队结构决定因素·····	209
第九章 其他区域因素的影响·····	213
印度和巴基斯坦·····	214
印度与东南亚·····	217
印度与非洲之角·····	223
印度与澳大利亚·····	228
印度和日本·····	232
一些启示·····	239
第十章 印度与公域·····	242
——尼赫鲁的逻辑,考底利耶的法则?	

第一章 重焕生机

海军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呼吁,人们应该关注西方与亚洲国家之间对海洋看法的奇特差异。更确切地说,在西方和亚洲海洋国家发展的一系列异同之中,他有了最新发现。在肯尼迪看来,15世纪的中国遭遇了一个奇怪命运转折。明朝内官太监郑和七下西洋,率领其“宝船舰队”圆满完成在南海和印度洋的外交、贸易和探索之旅;而后,这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却被统治者解散。政权更迭、朝堂派系斗争、北方游牧民族频频来犯等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这个帝国主动放弃对海上霸权的追逐,由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① 明朝统治者下令禁止一切航海活动,最终建造远洋船只也被宣布为违法活动。

其实,早在郑和时代的一个世纪之前,印度也做出了类似的决定,放弃了海洋。当时,为了阻止人力资本外流,印度统治者禁止国民驶离印度次大陆近海。印度退役海军上将拉克什·乔普拉称,到了14世纪:

为了阻止本国数学家和哲学家等人才外流至当时的“硅谷”巴格达,印度颁布准宗教法令,从名义上禁止国民出国旅行。海上贸易落入阿拉伯人之手……除了沿海部队可以出海维持治安和遏制海盗,其他所有航

^① 更多有关中国放弃海洋的观点,参见 Louise Levathes, *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 The Treasure Fleet of the Dragon Throne, 1405–1433*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Bruce Swanson, *Eighth Voyage of the Dragon: A History of China's Quest for Sea Power*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2); Edward L. Dreyer, *Zheng He: China and the Ocean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1405–1433* (New York: Longman, 2006)。

行活动都遭禁止。^①

巧合的是,在亚洲宣告放弃海洋之际,欧洲却进入地理大发现时期。明朝“宝船舰队”最后一次远航之后,不过数十年时间,瓦斯科·达·伽马的船只便停靠在印度海港卡利卡特。^② 没有了亚洲战舰的阻挡,欧洲海上国家——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长驱直入,开拓了与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古国进行商业、文化交流的新前景,同时也为征服这些国家提供了可能。^③ 亚洲海洋国家将本地区的海上航道拱手让于外者,亚洲从此进入被西方统治的时代,直至20世纪。

如果西方对亚洲的统治是由海洋史上的一个意外开启的,那么终结这一统治的也是一个意外。但肯尼迪问道:“德国、日本、意大利和美国等当时发展迅速的新兴国家在18世纪60年代左右同时‘达到成熟年龄’,这真的只是一个巧合吗?”^④ 19世纪,大不列颠帝国的皇家海军雄霸海洋几近百年,到头来,还是看着其统治版图在具有海权思维的新兴工业国的崛起中不断缩小。英国曾经大肆吹嘘“两强标准”,这一标准授权其建立一支实力比最强劲的两个对手加起来还要强大的英国皇家海军舰队,但后来也难以维系。英国与两个新兴竞争者——美国和日本——达成了外交协议,英国皇家海军从而得以从亚洲和美洲的海域上抽身,集中精力对付第三个竞争者,即正在建造可以横渡北海的“公海舰队”的德意志帝国。^⑤ 英国统治者并没有像明朝皇帝那样放

① Rakesh Chopra, “The Indian Navy and Sea Power,” *Maritime Affairs* 3, No.2 (winter 2007): 35.

② 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Navie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pril 5 (2007), www.iht.com/articles/2007/04/05/opinion/edkenedy.php.

③ K.M. Panikkar,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A Survey of the Vasco da Gama Epoch of Asian History, 1498–1945* (New York: John Day, 1953).

④ Kennedy, “Rise and Fall of Navies”.

⑤ 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London: Ashfield Press, [1976] 1990); Harold Sprout and Margaret Sprout, *The Rise of American Naval Pow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4), 183–249.

弃海洋。面对两个海上竞争对手,他们力图优雅地处理自己相对衰落的局面,同时节约资源,和第三个敌手进行最终决战。^①

而现在情况如何? 保罗·肯尼迪注意到另外一个奇怪的历史现象:得益于本国工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亚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正在改变。印度和中国将本国新财富的一部分用于建设强有力的海军和海岸警卫队,并制定海洋战略去管理这些军力的运用。与此同时,美国独享无人能敌的外交、经济和军事霸权的“单极时刻”显然即将终结。^② 随着造船价格飙升,美国舰队规模不断缩小,美国在亚洲的海上主导地位还能维持多久尚无定论。时事评论员罗伯特·卡普兰猜想,美国现在是否正尝试着向之前的大不列颠帝国学习,优雅地走下世界海上霸主的宝座。至于欧洲,各国似乎已经对建设海军力量完全丧失了兴趣,放任自己曾经掌握全球海洋要道的海军日益萎缩。

印度和中国是否将注定重塑包括海洋在内的国际体系,就如同 19 世纪的日本、德国和美国一样? 在本书中,我们将探讨印度人对待海洋的态度,思考未来几年内印度政府会制定何种海洋战略和建设何种海上力量,以及印度领导人将出于何种目的动用这些军队。我们将详细分析印度海洋战略的物质保障,审视其武器体系、基础设施、学说和战略陈述等可量化的迹象。然而,这一切都有一个大前提:海军力量是战略思维的实物载体,并由此间接体现出一个社会的政治和战略文化。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哲学传统以及根深蒂固的习惯态度决定了其领导人运用军事力量和其他形式国家实力的目的和方式。要了解这些东西,标准的净评估固然必不可少,却还不足以让局外人完全理解印度海上机构的运营,及其在未来几年乃至数十年内将如何发展。

实际上,本书是探寻“历史教训”的一次尝试,力图找出一个外国民族及其领导人如何解读和运用本国经验,吸收外来观点,根据具体情况部署舰

^① Paul M.Kennedy,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London: Ashfield Press, 1980); Massie, Robert K. *Dreadnought: Britain, Germany, and the Coming of the Great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②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70, No. 1, America and the World (1990/91): 23-33.

船、飞机和潜艇等海上军事力量。鉴于南亚海域里各方力量尚处于不平衡状态,因此本书并不是一项静态研究。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评估各种外来刺激因素将如何推动印度海洋战略的发展。通过预测印度海权未来的发展,外国可制定更加明智的应对措施,制定有效战略。中国兵法家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以,了解自身和潜在的竞争对手是制定明智战略的关键。

关注印度洋事务的各方对于未来的考虑,能够帮助该地区应对保罗·肯尼迪所揭示的历史差异,改善该地区繁荣稳定的前景。在开头提出本书研究模式的相关条件和注意事项非常重要。一方面,历史本质上可以预告未来事件,指导政策和战略制定;但另一方面,印度有自己独特的社会 and 战略文化。基于以上两点,有必要在此做出以下说明。首先,历史对未来将如何发展最多只能做出一个不确切的预测。乔治·桑塔亚纳^①曾说过:“不读史的人,注定要重蹈历史覆辙。”而我们却认为,不论是以史为鉴还是无视历史的人都不会重复历史。正如美国幽默大师马克·吐温据称曾说过的一句话:“历史不会重演,重演的是规律。”事实确实如此。众多历史学家之所以在总结过去、预测未来上踌躇不前,是因为他们领悟到错综复杂的历史永远不可复制。不计其数的因素相互交织,将种种事件推向不可预测的未来。

类似地,军事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虽然断言对历史事件有一些了解“必不可少”,但他也对探索历史能揭示人类事件定律的理论嗤之以鼻。^②“对历史因果关系做出假设或许可以阐明我们的判断,但这些假设永远不可

① 乔治·桑塔亚纳,1863—1952年,美国批判实在论的倡导者。——译者注

② Howard Michael, *The Lessons of History*. New Haven: Yale, 1991, 9. 更多关于历史知识的内在局限,参见 E.H. Carr, *What Is History?* (New York: Knopf, 1962); Raymond Aro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译 George J. Irwi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1), 265—281, 319—348; Jacob Burckhardt, *Judgments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 Harry Zolm 译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58] 1999). 关于在国家治理中恰当运用历史的观点,参见 Ernest R. May, “Lessons” of the Past: *The Use and Misuse of Histor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ix—xiv; Richard E. Neustadt and Ernest E. May, *Thinking in Time: The Use of History for Decision Maker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8), 特别见 111—156.

能取代历史因果关系。”霍华德认为,这是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在他看来,社会科学家

经常对那些不情愿根据“历史见解”给出具体建议或总结一般性规律的历史学家丧失耐心。他们力图靠自己提供更为直接的指导技巧。但是,在总结预测性或者规范性法则方面,社会学家并不比历史学家成功多少,因为其中的变量不计其数,且数据太不完整。^①

有时候,随着时间推移,历史事件相关的数据会被发现出来,人们需要对一些已被广泛认同的解读进行重新思考。而有时,可用的数据太多,以致“必须要对数据进行精挑细选……才能明白这一事件的真相”。但是,给历史证据安排优先等级,通过排序来决定使用一部分而剔除其他部分,这本身就会使判断失之偏颇,因为分析者自己成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霍华德称,尽管历史学家努力与自己的研究对象保持客观距离,但“我们知道自己是没有办法做到的,而且恐怕我们也误信了那些自以为能做到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同事们。”^②他提醒学者和务实的政治家们不要太过自信地根据不完整或错误的证据进行推断。

其次,历史难以捉摸。人们与自己同时代的人产生共鸣都难,和过去的事件、人物和社会打交道更是难上加难。因此,迈克尔·霍华德要求历史系学生将本国的过去当作一个有着不同信仰体系、传统和文化特征的“外国”来看待。^③ 这一点对研究本国近代史和古代史同样适用。进入“外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对印度而言尤其如此,因为这个单一民族国家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史,传承下来的各种文化特性和哲学传统不和谐地共存着,可矛盾的是,它却是相对新兴的共和自治国家。

再次,历史具有影响力。历史学家雅各·布克哈特曾经开玩笑说(或许

① Howard, *Lessons of History*, 9.

② Howard, *Lessons of History*, 11.

③ Howard, *Lessons of History*, 13.

是当真的):“只有野蛮人和现代美国文化人才对历史一无所觉。”^①对他来说,历史意识是身份认知的来源。没有历史,人们就难以结成集体和社会。在一次关于历史研究的激情澎湃的演讲中,他宣称现代西方人之所以认为自己是古希腊和古罗马人的“真正后裔”,是因为“他们的灵魂传承到了我们身上,他们的作品、他们的使命和他们的命运在我们身上得以延续”。^②如果确实如此,且当代的民族认同和文化研究能为布克哈特的想法提供坚实的依据,那么研究本国的起源以及潜在竞争对手和伙伴的历史便是一项必须着手的分析性任务。

最后,历史是交互产生的。布克哈特认为,文化、社会、宗教和国家的不断交织,或者如他所说的“发生交互作用”,塑造了历史。文化是国家和宗教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国家和宗教决定影响着文化。比如说,罗马帝国那样的专制政权掌握着不寻常的强大力量,可以促进、遏制或重造一种文化;而古希腊那样的民主政权则允许大量个人自由存在,但某种意义上他们对普通市民的要求更高,希望他们直接参与政治。对于布克哈特而言,文化是人类的自发性活动。它能对国家和社会进行“不断修正和分解”,这一“作用”仅会受到那些试图强迫文化为其服务或者将文化掌控在手心的国家领导人的限制。^③布克哈特猛烈抨击了黑格尔有关发展是必然的哲学观点。不同于一些西方人的假设,他认为历史并非按照线性方式朝着某个终点或者脑海中某种完美的最终状态前进。^④

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海权研究。海上理论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罗列了一系列海权指数,并假定“民族特性”是其中一个指数。他暗示某些民族对海洋事业有着天然的偏好,有些则将精力投放于陆上活动,还有的则是在陆

① Burckhardt, *Judgments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 2; Jacob Burckhardt, *Force and Freedom: Reflections on History*, James Hastings Nichols 编,第2版(New York: Pantheon, 1964), 85-86.

② Donald J. Boudreaux, “Book Review-Judgments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 by Jacob Burckhardt,” *Freeman* 50, No. 7 (July 2000), www.fee.org/Publications/the-Freeman/article.asp?aid=2174&print_view=true.

③ Burckhardt, *Force and Freedom*, 140.

④ Burckhardt, *Force and Freedom*, 140-152, 165-254.

地和海洋领域之间犹豫不决。虽然马汉没有充分阐述这一观点,但他指出文化是不可改变的,深深扎根于诸如获取物质财富这样的基本动机中。^① 历史学家彼得·帕德菲尔德和马汉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相左,他宣称塑造人们对出海意愿的是地理而非天生的文化特质。^② 不列颠群岛资源匮乏,促使英国人出海寻求财富。商业冒险催生了商业阶层,而后者反过来制定了许多有利于海上商贸的治理政策。帕德菲尔德进一步指出,海洋文化为海洋国家培养出了以自由为主要代表的诸多品质,帮助它们在与陆地国家的每次重大较量中都占据了上风。^③ 不同于英国,位于大陆上的法国需要照料陆上事务,戍守陆上边境。因此尽管法国水手和造船工匠技艺娴熟,充满热诚,但法国对于海洋的控制却永远难以长久。

少数国家发现自己战略重点分散于陆地和海洋之间,不确定该把自己的精力和资源投放重心置于何处,如美国、苏联以及现在的中国和印度。马汉认为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既是陆上强国又是海上强国,但从战后的美国这一重要反例来看,该观点仍有待讨论。此外,中国和印度也正在检验这一说法。这两个大陆国家长期游离于亚洲海域之外,如今因为经济增长而底气大增,正在回归之中。北京和新德里正在不动声色地大量建造商用和海军舰队,建设海外军港,发展国际贸易——如马汉所说,“简而言之,也就是海权”。^④

回顾历史能为当代对海洋事务的判断提供信息支持。但是在太多因素相互交织的情况下,唯一安全的结论是普鲁士战略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一个观点:“无穷无尽”的复杂性是国际竞争的头号特征,“纵使有牛顿或欧拉的分析才华也无用武之地”。^⑤ 本着上述观点,本书提出三个有关印度海

① Mahan, Alfred Thayer.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New York: Dover, [1890] 1987), 50–58.

② Padfield, Peter. *Maritime Supremacy and the Opening of the Western Mind* (New York: Overlook, 2002), 1–5.

③ Padfield, *Maritime Supremacy*, 1.

④ Mahan, *Influence of Sea Power*, 71.

⑤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编译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112, 134.

洋政策和战略的假设:

- 印度政府有丰富的资源可以利用。印度的历史和文化为本国战略制定提供了大量可供参考的过往先例和哲学准则。有了丰富的洞见作参考,政府领导人和海员将可能在贯彻海洋战略时表现出非凡的智慧、灵活和敏锐。

- 未来难以预测。印度拥有众多战略传统,印度政府必须从中整合出一个协调一致的战略,但印度以陆地为主的历史经验难以直接应用于当今的海洋实践。历史上的相似情况极不准确,无法有把握地预见印度的海上前景。

- 历史类比并非紧身衣。印度领导人意识到,无论多么丰富的历史经验都难以确切地指导当下的实践。他们不会机械照搬历史经验。相反,他们将利用历史改善自己的判断,帮助自己处理可能会使印度洋事务复杂化的诸多因素。

我们在理解上所做的努力是非常值得的,但任何发现都存在不确定性。当前对于印度政府和其他海洋国家而言,印度如何看待本国海洋周边环境,会制定何种政策和战略以应对来自周边的挑战,都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政治意义的话题。

第二章 印度海洋身份认同的逻辑

普鲁士战略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评论战争时说道：“法则……或许是战争自身的，逻辑却并非如此。”^①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意即：战争是通过一系列军事手段来贯彻国家政策，由于其自身的强制性、发生环境的激烈性以及其他众多原因，明显区别于国与国之间的其他互动形式。但战争不是、也不应该因战争本身而发起。政治赋予战争以逻辑，也就是其原则及目标，而法则是一个民族国家实现海上政治目标的各种方法和手段。^②我们对印度海军战略的研究，就遵照这个观点谋篇布局。本章及下一章将审视印度的“海洋身份认同”及“战略文化”，此二者将会塑造印度的海洋活动倾向，并赋予印度海权自身的逻辑。之后的章节将主要探索指导印度政府孜孜不倦实现有价值目标的法则。

印度是否有可用的海上经历？

要制定一个雄心勃勃的海军战略，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需要浩繁的史料来作指引和支持。印度许多官员和专家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印度需要这样一个战略。印度视自己为充满善意的世界大国，同时也觉察到了来自外部的威

^①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编译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605.

^② Michael I Handel, *Masters of War: Classical Strategic Thought*, 第3版, 重印本 (London: Frank Cass, 2004), 特别见 119-134.

胁,再加之其在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商品上越来越依赖进口——这些物资主要来自邻近的波斯湾和非洲之角地区,走海路运输至国内——因此印度当下的战略目光聚焦在了海上。这样的事实值得我们问一问,作为一个人口极其多样化的大陆国家,印度有没有一些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Henry Steele Commager)所说的“可用的经历”,来支撑其制定一个雄心勃勃、代价高昂的海军战略?刚卸任的印度前海军参谋长阿伦·普拉卡什(现任印度国家海事基金会主席)认为,印度的确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它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让整个国家团结起来。但他也承认,印度地处次大陆,是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和中华文明的交汇点,这一特点值得多加关注。^①

康马杰描述了早期美国人是如何从西半球从头开始,上下求索写出了属于自己的历史诗篇。他们创造了一个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过去,有目的地激发出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将新生的共和国紧紧团结在一起。而这一切仿佛就发生在一夜之间。康马杰写道:“美国人给自己创造出一段可用的经历,其速度之快,内容之丰富,真是令人印象深刻!”这一切体现在美国的方方面面:历史、传说、英雄人物,更不用说绘画、爱国主义歌谣等文艺作品。^② E.H.卡尔(E.H.Carr)补充道,这是一个“独特的事件——人们有目的、有意识地塑造起一个国家,接着又有目的、有意识地努力将其他民族融入这个国家,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③ 印度必须效仿这一建设国家的伟大壮举,以打开印度人脑海中的国家思维,将海域融入其中。这要求印度政府进行持续关注和管理。

① Arun Prakash, "Maritime Challenges," *Indian Defense Review* 21, No. 1 (January 2006): 49-52, Open Source Center SAP20061202386004.

② 参见 Henry Steele Commager, *The Search for a Usable Past and Other Essays in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Knopf, 1967): 3-27. Commager 关于共同历史、传统和传说的观点与民族中心主义的观点相一致。例如请参见 Ted Robert Gurr, *Minorities at Risk: A Global View of Ethnopolitical Conflicts* (Washington, DC: U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3);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修订版 (London: Verso, 1991); 和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lackwell, 1986).

③ E.H.Carr, *What Is History?* (New York: Knopf, 1962): 180.